

清代与

商品经济研究

赣

山区经济典型个案

黄志繁
廖声丰
著



學苑出版社

南昌大学“十五”“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赣学”子项目资助

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

——山区经济典型个案

黄志繁 廖声丰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研究：山区经济典型个案/黄志繁，
廖声丰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12

ISBN 7-5077-2757-2

I. 清… II. ①黄… ②廖… III. 山区经济：商品
经济—商业史—赣南地区—清代 IV. ①F729.49
②F72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2507 号

责任编辑：刘 丰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02949 67678944

经 销：全国书店

印 刷 厂：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850×1168 1/32 开本

印 张：6.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一、课题意义	(1)
二、赣南概况	(7)
第二章 商品生产与区域发展	(15)
一、外部市场刺激下的商品生产	(15)
二、生态与生计：山区商品生产的限制	(29)
三、晚清赣南实业运动及其成效 ——以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记略》为中心	(48)
第三章 市场与社会	(65)
一、明清赣南市场的发展	(65)
二、市场的边缘化：山区市场之特点	(78)
三、大庾岭商路与赣南市场	(84)
四、乡族、庙会与市场	(90)
第四章 赣关与区域经济	(122)
一、清代赣关制度与税收研究	(122)
二、清代赣关税收的变化与商品流通	(154)
第五章 结论	(184)
参考文献	(191)
后记	(203)

第一章 导 言

一、课题意义

本书计划从商品生产、市场和关税三个方面来探讨清代赣南区域经济史。

毫无疑问，今天的赣南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但是，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的赣南山区虽然社会动乱频繁，却是一幅喧闹的山区开发景象。正德年间南赣都御史周南有如下描述：

惟南赣地方田地山场坐落开旷，禾稻竹木生殖颇蕃，利之所在，人所共趋。吉安等府各县人民平常前来谋求生理，结党成群，日新月盛，其般（搬）运谷石，斫伐竹木及种靛、载杉、烧炭、锯板等项，所在有之。又多通同山户田主置有产业，变客作主，差徭粮税，往来影射，靠损贫弱。又有一种来历不明之人，前来佃田傭工及称斋人教师等名色，各多不守本分，潜行盗窃，间又纠集大夥，出没劫掠，不可踪迹。又或因追取久近债务或跟捉脱逃军匠，往往各于原籍官司生情捏告，彼此文移往来，经年不得杜绝。^①

^①（明）周南：《乞专官分守地方书》，载《周恭肃公集》卷15，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55册。

文中所谓“般（搬）运谷石，斫伐竹木及种靛、载杉、烧炭、锯板”等项，表明明代赣南山区其实是个经济活动相当活跃的区域。至清代，赣南商品经济非常发达，远不是经济落后、商品生产萧条的景象。

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了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的注意。1979年，傅先生在一篇论述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规律的论文中指出：

……而在僻远的、自然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个别山区，有时商品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山区生产不是矿物煤、铁之类，就是栽种经济作物，如松、杉、漆、麻、烟、茶、甘蔗、蓝靛、果树；或农产品加工成品的纸、夏布等。这些产品都不是农民本身能消费得了的，必须投向市场去出卖，以进行交换，于是就在这个地方，商品生产规律起了作用，引起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个萌芽的产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国家，而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它的发展规律：大致先从山区发展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

傅先生进而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从山区发展到平原的规律，使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刚刚萌芽时，便有其先天局限，终于由于山区强大的自然经济和顽固的封建租佃制的包围而没落、夭折下去。^①傅先生是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来观察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其着眼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傅先生所强调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天

^① 傅衣凌：《略论我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规律——休休室读史札记》，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157页。

折这一事实，却和清中晚期的赣南的商品经济衰落现象相吻合。

从明中期开始持续了大约4个世纪的赣南山区商品经济，至19世纪全面衰落下去。那么，曾经蓬勃发展的山区商品经济为什么会突然衰落下去？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不仅能进一步深化傅先生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命题的认识，而且能厘清类似赣南这样的、明中期以来得以开发的山区经济发展的本质与制约瓶颈。显然，这一问题的探索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于赣南商品经济的研究，学界关注颇多。曹树基最先揭示了明清流民运动与山区开发过程，并指出流民种植烟草、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奠定了今天赣南农林生产格局。^①此后，于少海、饶伟新等人都注意到了明清赣南山区的商品经济。于少海认为，明清时期，赣南地区商品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伴随着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的扩大，在经济作物的加工业中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具有农业资本家性质的租地农和具有手工工场性质的瑞金烟草制造厂。^②李晓方则专门论述了清代赣南的烟草业。他认为，清康熙、乾隆后，赣南烟草生产得以迅猛发展，成为赣南民众的生计所系和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清代赣南烟草生产的发展，既与官方政策的变动、民风习俗的变迁以及赣南的地理条件有关，更与市场的巨大需求、烟草的高额利润回报以及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③

与于少海和李晓方对赣南明清商品经济评价颇高不同，一些学者更多的是强调赣南商品经济的局限性。笔者曾经论述过明清赣南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指出了赣南的生产格

①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②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③ 李晓方：《清代赣南烟草生产的迅猛发展及其原因探析》，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局仍是以糊口的粮食生产为主，这一生产格局使整个赣南农村仍从属于自然经济和在大区域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也限制了商品经济在当地的深化和进步，我们不应将清代赣南市场表现出来的商品化持过高的评价。^① 饶伟新亦认为，以经济作物种植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山区商品性农业生产虽然预示着农业经济开始出现转型，但这种“依赖型”和“生计型”农业商品经济，不仅没有引起清代赣南山区农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反而依附于并加强了自给自足的稻作自然经济；由于受山多田少、自然灾害和生态破坏，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等生态和和社会的因素的制约，一直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山区稻作经济不仅停留在糊口的发展水平上，而且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困境。^② 方志远则更多地强调了人口压力对明清湘鄂赣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他认为，明清湘鄂赣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是以自然经济或者说是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但也使以个体农业为基本模式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更为巩固。其中人口压力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变革。第一，它几乎吞噬了个体农民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全部剩余，使农民难以积累“资本”，而且，更迫使商人将其中相当大的利润补贴家庭及家族成员生计。第二，它又通过密集的劳动力投入，使土地使用价值达到极限，并且促使农民不断地与山争地、与水争地，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第三，由于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限制了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开发。^③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赣南市场体系的发展和成熟。笔者对清代赣南市场的发展、空间分布、市场等级及市场特点进

① 黄志繁：《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大学硕士论文，1998年，第三章第三节。

② 饶伟新：《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清代赣南农村经济的困境》，载《赣文化研究》（第11期），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2003年；《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2页。

行了全面分析,并指出清代赣南市场的特点。^① 谢庐明则认为,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网络的发展,促进了赣南社会经济区域特色的形成,并奠定了赣南粤边经济区的基础。由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制约,赣南市场近代化走入了后续中的困境,表现了滞后的特点,限制了商品经济在当地的深化。^② 黄志坚在与笔者合著的一篇论文中则探讨了乡族势力与清代赣南墟市的关系问题,认为清代赣南的农村墟市的建立、发展和管理是与乡族势力联系在一起的,乡族势力对农村墟市的控制,不仅使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资源,而且使墟市的设立并不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呈现出一定的“非经济性”。^③ 乡族等非经济因素对赣南墟市的影响为不少学者所注意,谢庐明认为,客家文化背景下的赣南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社会发展的过程,闭塞与顽固的非正式制度也是制约赣南农村市场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代赣南农村市场的发展走入了后续中的困境,表现出滞后的特点,因而难以实现社会转型。^④ 戴利朝对近代赣南墟市的分析则表明,受动荡的时局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赣南墟市的发展呈现兴衰起伏的态势,这主要体现在:筠门岭等中心墟市的自我发展、抗战时期墟市的普遍兴盛、传统庙会的持续变动、墟市商业贸易的多元化以及墟市与其他各级市场之间不息的互动等方面。^⑤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基本上可以总结出清代赣南商品经济发

① 黄志繁:《大庾岭商路·边缘市场·内陆市场》,载《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黄志坚、黄志繁:《清代赣南的乡族势力与农村墟市》,载《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

④ 谢庐明:《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

⑤ 戴利朝:《近代赣南墟市变迁初探》,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展的演变轨迹，即从明中期以来的逐步发展，到清初及清中叶的渐趋繁荣，再到晚清近代的衰落。这正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山区商品经济发展历程供我们分析。但是，以上研究，还缺少对清代赣南商品经济的整体专门的研究，对清代赣南商品经济比较独特的一些面象，诸如对大庾岭商路、赣关与赣南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也不够。

分析清代赣南商品经济史，必须抓住其本质特征进行分析。如上所述，明清赣南经济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明中期开始相对萧条的山区得以大面积开发，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至清代，山区开发基本完成，商品经济发展也随之达到高峰，清中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渐衰落下去，赣南区域经济又进入新一轮萧条之中。同时，我们注意到，作为江西和广东交界地，赣南又是大庾岭商道所在地，素来是两广与中原商品交流的必经之地。正因为如此，明政府在赣南设钞关、清政府设赣关，对过往商品收税。可见，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清代赣南区域经济十分重要的特征，大庾岭商道和赣关则决定了清代赣南区域市场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市场。另外，清代赣南市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前面多位学者提及的宗族等“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的发育和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清代赣南的市场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其本质。

基于此，本书选择以商品生产、市场和榷关三方面来探讨清代赣南商品经济史。其基本分析逻辑是：遵循“生产——流通——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这样的逻辑，以商品生产为出发点，分析赣南山区开发与商品生产的特点，进而探讨市场体系与社会环境，探索关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最后对清代赣南商品经济发展历程作一总结。

笔者以为，从以上三方面去研究清代赣南区域经济史，既抓住了赣南经济发展的本质，又符合经济学一般原理，且能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等经济要素结合起来，对清代赣南商品经济进行

深入探讨。

二、赣南概况

本书所指的赣南，大致包括现在的赣州市及其所属十五县三市，即赣州市、南康市、瑞金市、赣县、于都县（古称雩都）、兴国县、会昌县、宁都县、石城县、大余县（古称大庾）、上犹县、崇义县、信丰县、安远县、龙南县、定南县、全南县（古称虔南）和寻乌县（古称长宁）。该地区面积39379平方公里，占江西全省面积23.6%。

赣南地处赣江上游，“南抚百越，北望中州”，据五岭之会，扼赣、闽、粤、湘要冲（见图1.1）。其东部的武夷山脉，连绵于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寻乌等县，是江西与福建的分界线。南部是著名的南岭山脉，大庾岭与九连山起伏于大余、信丰、全南、龙南、定南等县，岭南即广东，西部有罗霄山脉的诸广山，盘距在上犹、崇义、南康等县境而邻于湖南。赣南80%以上的面积是丘陵和山地。在地形上赣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章水和贡水纵贯赣南全境，在赣州汇成赣江向北穿过相对低平的吉泰平原、鄱阳湖平原，流入长江。需要指出的是，赣南山区并非完全是山地和丘陵，在山地和丘陵之间，中间分布着五十几个大小盆地。其中比较大的有于都盆地、兴国盆地、信丰盆地、宁都盆地、瑞金盆地、石城盆地、寻乌（葫芦洞——车头）盆地、安远版石盆地和大余池江盆地等。诸盆地内，地势平坦，江河贯流，两岸有较宽阔的平地 and 河谷阶地，土壤肥沃，土层较厚，是主要的农耕地。^① 这些盆地也是赣南历史上开发比较早的地区。就整个地势来说，赣南周高中低，南高于北，特别是

^① 以上关于赣南地形的描述，参考周红兵：《赣南经济地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10页。

“三南”的龙南、定南和全南，几乎都是山地和丘陵。虽然赣南整体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但是，内部各个区域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中部地区平原面积大一些，有面积最大的冲积平原——赣州盆地，也是开发最早的地区；西部地区平原面积所占比例和中部类似，但是其靠湖南和江西吉安地区有比较高的山体，崇义尤其明显，基本上都是高大的山地，几乎没有低矮的丘陵，崇义建立县治的时间也大大晚于章江下游的大余和南康；东部地区虽然也是以低山丘陵为主，但是，本区有比较大的盆地（冲积小平原）——宁都盆地和石城盆地，因而也是开发比较早的区域；南部地区则平原比例相当小，而山地面积相当大，山体厚重，因而本区与广东接壤的区域在相当晚近才建立县治。

当然，上述分类也只是按照流域和地形所做的粗浅分类，和赣南的实际情形仍然不可等同。实际上，由于技术手段和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对区域的界限作出精细的区分。所谓“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在移民成分、地理情形、语言风俗相当复杂的赣南，要进行精细的区域划分几乎不太可能。在赣南，通常的情形是即使一个县，其内部的地理和风俗条件都可能相差悬殊，例如，宁都县自古至今都有“上三乡”与“下三乡”的区分，石城亦有“上水片”和“下水片”的说法，上犹更是有“城关片”、“营前片”、“社溪片”、“寺下片”的划分。

另一个值得强调的事实就是赣南并非封闭的山区。赣南与湖南、福建、广东都有山脉阻隔，但武夷山、罗霄山脉和南岭中间有若干隘口，使赣南成为与邻省交通的冲要之地。清代就有人说过：

省之南顾，则赣州为一省咽喉，而独当闽粤之冲，其出入之路有三：由惠州南雄者，则以南安大庾岭为出入；由潮州者，则以会昌筠门岭为出入；由福建汀州

者，则以瑞金隘口为出入。^①

历史上，大庾岭通道是沟通岭南与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自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开辟后，长期以来是岭南沟通中原的重要路线，明清时期，大庾岭通道更是十分繁荣的商路。除了上述三条主要通道外，赣南还有许多较小的通道可以与周边地区联系。^②

可见，赣南亦非封闭的世界，我们不可忽视赣南与外部世界的业已存在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宋代赣南的贩盐之徒，活动范围远及广东循州、潮州等沿海区域；明代闽粤湘赣四省边界的流寇活动也不受所谓省界的限制，明王朝才在四省边界设立南赣巡抚，以统辖边界地区；明清时期，赣中、广东、福建的流民进入赣南也引起了赣南社会的激烈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赣南只是内部往来频繁的闽粤湘赣边界山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赣南“地大山深，疆域绣错”，“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③西汉豫章郡领江西十八县，赣南仅设赣县、雩都、南康三县。孙吴政权时，增置平阳、阳都、南野三县，赣南境内有六县，俱隶属庐陵郡。隋开皇九年（589），改南康郡为虔州，统赣县、雩都、虔化、南康四县，其余县皆省入，唐仍之。

唐末五代，赣南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唐末黄巢起义爆发，使江西地区脱离唐王朝的控制，中央派遣的观察使和节度使被逐回，而代之以地方势力卢光稠的统治。卢出身地方土豪，其统治范围不仅包括虔州全境，而且到达广东韶州，在其统治之下，赣南有了一定时期的安定，直至被吴国和南唐统治的时期。南唐保大十一年（953），以上犹场为上犹县，瑞金监为瑞金县，虔化

① 同治《赣州府志》卷70，《艺文·上署江西巡抚包公书》。

② 关于赣南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可参考拙文：《大庾岭商路·山区市场·边缘市场——清代赣南市场研究》，载《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③ 天启《赣州府志》，卷首，《顺治十七年汤斌重刊〈谢志〉序》。

石城场为石城县，虔州领有赣、雩都（于都）、信丰、南康、大庾（大余）、上犹、虔化（宁都）、瑞金、石城、龙南、安远十一县。

北宋时期赣南行政机构有较大的变化。北宋取代南唐在江南的统治后，太平兴国元年（976）分江南为东、西路，虔州隶属西路。太平兴国七年（982），还增设了会昌县，并在已并入赣县的平固县基础上设立兴国县，虔州领有十三县。淳化元年（990），置南安军，割虔州的大庾、南康、上犹以隶之，从此，赣南分为虔州（绍兴二十三年（即公元1153年）改为赣州）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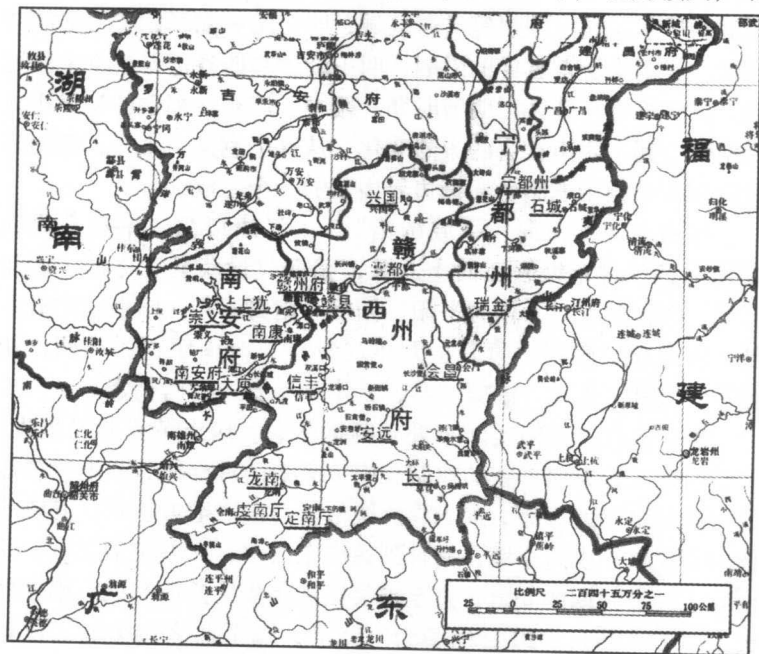


图 1.1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赣南行政区划

资料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3～34页。

说明：图中虔南厅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

南安两个行政区域。虔州领赣县等十县，南安军领大庾、南康、上犹三县。

元代地方行政建制更属频繁，赣州几度成为省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至元十五年（1278）江西行省迁于赣州，福建、广东、江西皆隶属之。次年江西行省又移回隆兴（今南昌），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行省并入福建行省，但至元十九年（1282）复立江西行省。至元二十八年（1291），徙江西行枢密院于赣州，成宗元贞元年（1295），又“罢湖广、江西行枢密院，并入行省”。^①元贞二年（1296），赣州府改为路，升宁都、会昌为州，赣州路统五县（赣、雩都、信丰、兴国、石城）二州。龙南、安远隶宁都州、瑞金隶会昌州。^②

明代赣南包括赣州、南安两府。弘治八年（1495），为了应付闽粤湘赣边界的盗贼活动，明王朝在赣州设南赣巡抚，统辖四省边界地区，^③赣州、南安两府一直归南赣巡抚管辖。明王朝往往在平息大规模的流民活动后，增设新的县治。赣南因此而增设的有三县：正德十二年（1517）设崇义县，隆庆三年（1569）置定南县，万历四年（1576）立长宁县（今寻乌），都在边界山

① 《元史》卷18，《成宗本纪一》。

② 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并龙南入信丰、并安远入会昌。但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又复设龙南、安远两县。

③ 关于南赣巡抚设立时间，有三种说法：弘治八年（1495）、弘治十年（1497）和正德六年（1511）。靳润成认为，《明史》中所记载的正德六年说有误，唐立宗认为，正德六年以前是南赣巡抚初创期，设置后又裁撤，直到正德六年以后，南赣巡抚才成定制。笔者以为，以上三种说法的分歧只是因为对“设立”一词的理解不同。弘治八年南赣巡抚临时设立，弘治十年正式设立，弘治十七年（1504）南赣巡抚“以事宁”罢去。但正德六年又复置，一直维持至明亡，清初仍之。所以弘治八年说、弘治十年说、正德六年说都有所本。南赣巡抚的辖区时有变动，大致而言，主要管辖的是四省边界地区，赣州、南安两府隶属南赣巡抚一直未变。参考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1～104页；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的演化》，载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18），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2年，第251～290页。

区流民活动频繁的地区。清代，赣南行政格局有两次大的变动：一为康熙四年（1665）撤销了南赣巡抚；二为乾隆十九年（1754）升宁都县为直隶州，管辖石城、瑞金、宁都三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改定南县为定南厅。光绪二十九年（1903）析龙南、信丰县地置虔南厅。赣南至此已有十七县，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行政格局。^① 清代赣南行政区划如图 1.1，赣南行政沿革可参考表 1.1。

表 1.1 赣南行政沿革

朝代	统 辖	所 领 县	备 注
秦	九江郡地	领县无考	南野估计为秦所设
西汉	豫章郡	赣、雩都、南野	赣、雩都均为西汉初设
东汉	庐陵郡	赣、雩都、南野	献帝兴平元年（194），孙策定豫章，置庐陵郡
三国吴	庐 陵 南 部 都 尉	赣、雩都、南野、南 安、阳 都、陂 阳、 平 阳	析南野，置南安；析雩都，置阳都；析阳都地，置陂阳，后改揭阳；析赣县，置平阳县
晋	南康郡	赣、雩都、南康、平 固、揭阳	太康三年（282），罢南部都尉，置南康郡，统县五；惠帝元康元年（291），分荆扬地，置江州都督，郡属之，领县如旧
南朝宋	南康国	赣、雩都、南野、南 康、平固、宁都、陂 阳、虔化	武帝永初元年（420），改南康郡为国，领县七；大明五年（461），析宁都置虔化县，凡八县

^① 1957 年，雩都、寻邬、虔南、大庾县分别更名为于都、寻乌、全南、大余县，本书如无特殊情况，一般使用清代地名。

续表

朝代	统 辖	所 领 县	备 注
南朝齐	南康郡	赣、雩都、南野、南康、平固、宁都、陂阳、虔化	复为郡，领县如宋
南朝梁	南康郡	赣、雩都、南野、南康、平固、宁都、陂阳、虔化	领县如齐；大同十年（544），析雩都东南乡，置安远县，寻废
南朝陈	南康郡	赣、雩都、南野、南康、平固、宁都、陂阳、虔化	领县如梁
隋	洪州总管府，虔州	赣、雩都、南康、虔化	开皇九年（589），改南康郡为虔州，隶洪州总管府，领县四，平固省入赣，南野省入南康，宁都、陂阳省入虔化
唐	江南西道，虔州	赣、雩都、信丰、南康、大庾、虔化、安远	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虔州属江南道；中宗神龙元年（705），升大庾镇为大庾县；天宝元年（742），改南安为信丰县；广德二年（764），更号江南西道；贞元四年（788），割雩都旧安远地为安远县，虔州领县七
五代梁	百胜军	赣、雩都、信丰、南康、大庾、虔化、安远	
五代南唐	昭信军	赣、雩都、信丰、南康、大庾、上犹、虔化、瑞金、龙南、安远、石城	保大十一年（953），以神灵场为上犹县，瑞金监为瑞金县，虔南场为龙南县，石城场为石城县，领县十一